



粤岭花静

赵芳芳 著



粤岭花静

赵芳芳 著

羊城晚报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粤岭花静 / 赵芳芳著. — 广州: 羊城晚报出版社,
2017.9

ISBN 978-7-5543-0448-8

I. ①粤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8404号

粤岭花静

Yueling Huajing

策划编辑 张灵舒

责任编辑 张灵舒

责任技编 张广生

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

封面绘图 黄永厚

责任校对 麦丽芬 时 洋

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

(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-13B 邮编: 510665)

发行部电话: (020) 87133824

出 版 人 吴 江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广州市穗彩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32 印张8 字数270千

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3-0448-8

定 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(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一、曲水流觞

- 梳起 2
- 沧桑安人 美丽安人 13
- 歌者香云纱 21
- 美庙、美芦、美人 29
- 婚礼 34
- 红包：佛山人的慈爱表达 40
- 踏桥寻福 45
- 海晏清明 49
- 祠堂香火否如前 53
- 夜行巴士或从沃尔玛到财政大厦 63
- 粤韵飘香万福台 70
- 色之秋 74
- 何处不“飞鸿” 80
- 花嫁之路 83
- 落花时节又逢君 86
- 拉德茨基正在进行 90

烹啊烹，烹一道乡愁	94
陶醉	105
月光光 照地堂	112
这个晚上与婚礼共舞	119
一首歌 半部人生	123
陈燮君：那阵阵木屐声	130
从戊寅到丁酉		
——波光潋滟一条河	133
诵先人之清芬		
——朱九江及礼山草堂的春天	1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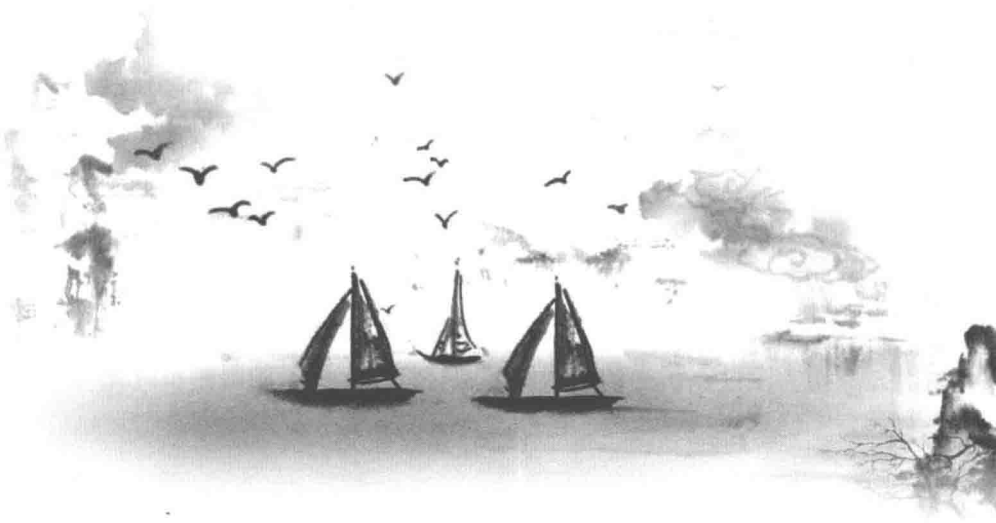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世相万象

婴儿手指一般温柔的姜花香	154
像诗歌一样美丽	157
这个夜晚只想为你跳	160
恰似你的温柔	163
这个城市不太冷	166
就这样翩若游龙	169
巧剪梧桐照窗纱	172
年，又过年，不管丰年贱年	175
怀念那一缕俗世的真味	178
三月踏春能几日	181
没有鸟儿的天空是寂寞的	184
唔怕嫁错人，最怕起错名	187
总有一站爱上你	190
都市寂寞一女红	193

三、左琴右书

- 妖冶琴精 雅正琴谱 196
- 缘来 203
- 幽韵 207
- 天水间谁抚琴断肠 211
- 不能拥抱，可以擦肩 211
- 轻抚落霞之琴 218
- 弦意 莫不靓好 221
- 长相思兮长相忆 224
- 琴语 228
- 馀音袅袅 落梅如霜 233
- 读画心得：黄永厚，铿然一叶写幽姿 236
- 疼我孰知父母 241
- 《绿窗书影》馀话 245

—
曲水流觞



梳起

女儿满月，带她回乡下。村口一个老妇人，身材矮小，面容清癯，四五个小孩子簇拥着。车门刚开，她就一把拉着我，大声说，新抱（媳妇）来了！声音尖而亮，声线似只有常人一半，听起来细小短促，听惯老人粗糙缓慢的语调，觉得她突兀而奇怪，仿佛少女的身胚被魔化为老妇人的外貌，而声音却泄露秘密。

这是大姨妈，婆婆的亲家姐，我是她侄媳妇。

早知道她，第一次见，还是陌生。她一直用力拉着我的手，穿过大大的晒谷场，绕过一条小河，在大小狗仔们的前呼后拥中，从村口到巷尾她的家。她不停地说，新抱辛苦吗？苏虾（小孩子）乖唔乖？够奶食吗？你要多补，才有奶水……到后来，她的气力明显弱了，只是唠唠叨叨，断断续续，脚步蹒跚，而手还是紧拉不放。面对这样的亲密，我竟很不习惯，几次试图将手缩回，大姨妈却更用力攥住，清秀的脸上浮现两块红晕，狭长的眼睛不时在

我身上睃一下。突然，她又用力拉着我，带向天井旁的小偏间，这是花房子，有许多花盆，石榴、杜鹃、兰花、玫瑰。大姨妈尖尖的下巴抬起，贴上我耳朵神秘地问，“新抱，几时生个仔？”

啊？我大吃一惊。

她背后拖一根长辫子，一直垂到腰间，油亮的头发夹杂几丝花白，一丝不苟的五手辫很好看，粗粗的红丝线扎着辫梢，非常抢眼，不由得多望几眼。走动时，长辫子花蛇一样伸缩自如，在线条浮凹的背后透迤扭曲。现在这种装扮已绝无仅有，何况还是风烛老人，奇异的感觉开始膨胀，激发好奇。相处的几个时辰里，眼光每逢和她的辫子相遇，总是一怔：年轻时，这俊俏的辫子会不会钩子一般，勾去几多后生仔的心呢？

大姨妈却终身未嫁。

二

正是蝉鸣蕉熟时节，珠三角一带熏风吹拂，芭蕉肥大的叶子在田基上招摇，矮墙后争相露出霸王花青绿的笑脸，这些惯常的风景，常使她开心不已，而此时，少女没心思看这些。她急咻咻走着，浅蓝色大襟衫，腰部卡得恰到好处，勾勒出高高的胸、窄窄的腰、翘翘的臀。宽大的裤脚下一对大脚板，把河边闲走的小鸡惊得乱跳，粗亮的长辫子在背后急剧摇摆。

小河尽头一间大屋，门口已经站着几个女子，高矮肥瘦各不相同，却一式打扮，后脑勺盘着大大的髻子，发髻旁斜

插两三朵白玉兰，大襟衫，宽脚裤，整整齐齐，素雅洁净。

“来了，来了”，少女走近，她们雀跃起来，年长的女子快步上前，拉着少女的手，其他人簇拥着走进屋子。厚厚黑黑的大木门在身后，悄无声息关上，将五月的阳光，芭蕉的清香，知了的狂叫关在门外，将暗藏的嫉妒，惋惜的慨叹，不舍的凝望也关在门外。

一只黑狗奋力追来，还是来不及跟进屋里，它昂着头，对紧闭的大门“汪汪”乱叫。良久，叫声渐弱，低下头，身子趴在地上，一丝悲凉从眼里迸出。

这平房，乡人称“姑婆屋”。

姑婆屋简朴干净，大院里，鸡蛋花树逸出清香，宽阔的天井后是大厅，正中一列“神主牌”，供奉一个个黑色名字。此刻，案台上香烛明灭，屋里弥漫着紧张庄重的气息。少女立在牌位前，双手绞在一起，眼睛低垂，丰满的胸部起伏不平。年长女子扶着她的肩膀，轻声但清晰地问，“阿妹，想好了吗？”

少女秀丽的眼睛渐渐浮上雾气，动了动身子，竟滚下两颗泪珠。

阿妹……少女抬起头，看到一双关切慈爱的眼睛，这眼神，多么像出嫁的姐姐，可她，熬不过婆家百般凌辱，上吊死了。

眼里雾气褪尽，亮晶晶的眸子水洗一般。

热腾腾的“香汤”抬出来，清澈透明的水面上飘着绿莹莹的叶子，柏叶，黄皮叶，艾叶，叶子的清香被热水蒸发着，氤氲在房间里。少女慢慢脱下大襟衫，底衫的大红色血一样亮。辫子打散，披在胸前背后，少女雪白的身子在热

气中微微发红，像一枚熟透的木瓜。年长女子有点浑浊的眼睛，宛如一双温暖的手，动情抚摩着少女美丽的身体，头顶，额头，鼻子，颈窝，双乳，她眼神一亮，进而黯淡下来。转身，左手悄悄拂过胸前，那里，也曾和少女一样饱满过，骄傲过。可是，她轻叹一声，唉……

“来吧，洗香汤，洗去邋遢，洗去乌糟。阿妹，以后我们是姐妹了。”

少女慢慢抬脚，进入水里，搅动的热气马上包围她。掬起一捧水，凛烈的香气直钻心底，全身浸在热水中，却觉得寒冷从脚底、手指、项背、四肢向心脏突奔，一阵哽咽，从身体深处突然爆发，少女的手久久地，没从脸上放下。

“神主牌”上一个个女性名字，冷然望着，宛如深邃的眼。少女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既然下了决心，就不能反悔。反悔会遭雷公劈，死无葬身之地，变成游魂野鬼没有家没有亲人。她们都不敢，她们都循规蹈矩，她们都这样走过来，又这样走过去。阿妹哦，以后，你的名字也会刻上这里的。

“一梳福，二梳寿，三梳自在，四梳清白……”年长女子细心温柔地为少女梳头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红木梳子紧紧地，将油亮漆黑的长发拢在一起，将不同姓氏的女人拢在一起，将一颗扑通乱跳的心，收拢。

姑婆屋里，又一个女子成为“自梳女”，这一年，民国三十五年，她十八岁。

三

“大姨妈很早就梳起了。”后来婆婆告诉我。这个时候，大姨妈正在乡下老屋，精心梳理她的长辫子。

梳起的髻子什么时候放下？婆婆不记得。为什么放下？婆婆也不知道。梳起，是珠三角的风俗，一些年轻女子终身不嫁，为洁身守玉，将自己的辫子梳起绾成发髻，表示一辈子不求人，不靠人，不嫁人，她们被称为自梳女。

头发形式，轻而易举改写一个女性的终身命运。

曾以大姨妈为蓝本，在一篇短文里这样写：

“姨婆脑后梳着一根小辫子，灰白的辫子里编进一根红胶线，更衬托出老年人的羞涩，这是‘自梳女’标志。尽管风霜染白了发顶，那辫子仍然是一个印记，拖在佝偻的背脊后。闲时，她将辫子拉在胸前，用牛骨小梳子一下一下地，梳理花白的辫梢。这时，很安静，时光在她身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。她属于那个时代，属于自力更生的年代。那时，她应该很自豪，当别的姐妹们被迫裹小脚，被迫嫁鸡随鸡而忍声吞气时，自梳女却娇呵，一生不嫁人。他们将满头青丝梳成一根大辫子，从此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。这一生，辫子从双手合拢到盈盈一握，从油光可鉴到晦哑花白，生命差不多就到尽头了。

“姨婆梳辫子的姿势很温柔，甚至有点妩媚，她在沉思吗？想起一首民谣，‘一梳梳到尾，二梳梳到白发齐眉，三梳梳到儿孙满地……’这是女儿出嫁时，慈母为女儿梳头，细声唱的歌谣，是阿妈对女儿今后如鼓琴瑟的祝福。句句都是家园兴旺相亲相爱的渴望。姨婆心里，可曾回响过这样的

旋律？”

这些文字，现在看来多么幼稚，谁知道自力更生的背后，曾有过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？姨妈爱美，虽然头发稀少枯白，还是执拗地梳辫子，因为旧时珠三角爱美的少女，都这样梳扮。暮年的姨妈，是否用这样的发式，追忆年少风情，留住曾经的美丽呢？生为女儿身，本应芳意无限，到头来却花开无人采，用终生的孤独守护这份纯洁，换来的却是更多的孤独和萎靡，又有谁在百年后，记取这样的孤苦和不堪呢？

四

梳起，绾成发髻，十八岁少女从此住在姑婆屋，远离父母兄长族人，放弃做女人的权利，放弃成一个家的愿望，甚至放弃了爱情、原欲。然而，蓬勃的生命如南国夏天的太阳，从早到晚恣意发热，炽烈，甚至毒辣猖狂，滚烫的青春没有放弃她。“十八无丑女”，和所有妙龄少女一样，健美，丰盈。来自珠三角充裕的雨水，甜蜜的水果，鲜嫩的青菜和芳香的大米。她像一枚鲜润欲滴汁液四溅的草莓，连空气也飘浮着甜蜜。这样的女子谁个不爱？

七夕，月光格外亮，大大圆圆，挂在天井上空，不动声色俯视姑婆屋。天井上摆七样水果，香蕉、菠萝、龙眼、葡萄、杨桃、白榄、油甘子，这天也叫“七姐诞”，属于女性的节日，闻说这天虔诚祈祷，可令自己聪明乖巧，赢来疼爱。

夜深人静，姐妹们各自安寝。少女没有睡，隔着深蓝

色蚊帐，她看到一丝月光，水一般泻在床前。听说，顺着月光梯子一直向上爬，会偷看到牛郎织女相拥。那时候，她常常脸一红，想有个多情的男仔爱自己，该多么好；在爱人的怀抱里撒娇，该多么甜。她有许许多多梦，梳起后，已经不敢做了，她被告诫要安分守己，不能行差踏错，否则菩萨要惩罚。她怕端坐“神主牌”上的前辈，她怕雷公发怒，她怕“浸猪笼”。可是，她还是起来，她不知道为啥这样，站在月光下，玲珑的身体微微战栗，姐妹们都睡下了，这么好的月光，他们能安睡吗？

月光像一把拂尘，悄然拂去积聚的灰尘，最柔软的心底裸露，痒痒莫辨，羞怯难忍。以前嬷嬷说，深更半夜躲在葡萄架下，可偷听到牛郎织女的情话。哪里有葡萄架？仿佛火焰轻轻掠过，皮肤燃烧起来，滚烫的手捂不住狂跳的心。

年长女人也没睡，她怎能睡？这样的夜晚不知过了多少，她仍然害怕，怕明亮如水的月光窥测内心秘密，怕夜风不解风情，撩拨她僵硬却敏感的身体。二十年前的“七姐诞”，她花一样盛开，开在一对含情的眼里，开在一双粗大有力的手上，迷乱，充盈，疯狂，融化。那一晚是种子，嵌在她身体里，每当雨水来临，就要发芽。嫩芽一发，她就生生掐断。多少回这样残忍，多少次这样无奈。失眠难熬的午夜，身体的浪潮伴随泪水，常常浸湿整个夜晚。潮起潮落，她无言咀嚼这种痛苦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接着一年。

少女痴痴站着，惘然不知身后有人。年长女人站了很久，一前一后，月光将他们剪成两个修长影子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月亮将最后一抹清辉，静静洒在大门上，“清修自在菩提地，善行同登般若门”，门上对联格外醒目。她俩抱

在一起，沁出的泪水同时打湿对方肩膀。

这一晚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，温存缱绻；这一晚，两个孤苦的女人互相抚慰，难解寂寞。

无欲无求是天堑，谁能逾越？又是无眠夜。

十二月的乡村，景物和人都真正进入冬天，夜色空蒙，村子寂静，漆黑的天幕，只有一颗不甘寂寞的星星忽暗忽明。黑狗躺在巷口，已经睡着，一动不动。整个世界似乎失去知觉，沉湎在黑暗中。

“沙沙，沙沙……”轻微的脚步声；

“哒哒哒！哒哒哒！”跑步声，急剧杂乱；

“汪！汪！”狗醒，猛叫；

“跑了，抓住他们！”声嘶力竭，气急败坏。

几根火把引带一群黑影冲出巷口，黑狗被大脚踢翻，大声咆哮，小孩子尖锐地哭啼，开门声，关门声，咒骂声。沉睡的村子被惊醒。

姑婆屋里，年长女子呆立窗前，身后几双忧郁的眼睛，被远处的火光晃得惊恐万分。担忧，慌张，不安。

两天后，十八岁少女的灵魂，永远泊息在姑婆屋后小河上。折断梳齿的红木梳子，静静躺在河边草丛，她是回来告别的。年长女子坐在少女睡过的床上，枕边两朵并蒂的白玉兰，已经枯萎，暖黄色的花瓣缩成小长条，仿佛并排的“孖公仔”。“阿妹，和他好好过，有人真正锡（疼）你，是你的福气。”泪水一滴、两滴，连串淌下。

好多天，姑婆屋大门紧闭，任凭那只黑狗不停哀叫。她们在怨恨，哭泣，她们不明白，自梳后，为何自己的命运仍然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上？难道，冥冥中还有一只无形的手，

而她们，却看不到它在哪里。一场大雨，窗棂外野草疯狂地长，挡住低矮的窗口。这场雨，把她们心底最微弱的火光浇息。

长夜快过去了，年长女人还跪在床上，反手背后，梳理长及臀部的头发。头发不再油润光亮，仍柔软服帖，如摸着有点松弛的皮肤，幽怨、惋惜像浮动的雾气，游走在黑暗的屋子里。只有双手机械地动，很慢，慢得似乎停下——但一直没停，顽强地。全部头发被拨到胸前，分成五股，十根指头如坠重石，纠缠，交叉，缭绕，打结，打开和合拢，纷繁和孤寂，喧嚣和静谧，这过程如一个世纪。编好了，辫梢结上粗大的胶线。女人累了，双手垂下，身影和黑暗融在一起，比黑暗还暗，雕塑一般凝固，似乎被抽尽精气神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。房间里静悄悄，突然，浓重的气息从鼻腔窜出，垂下的手一动，胶线扯断，长辫子剧烈扭曲，反转，蛇一样挣扎变形，瞬间松散，溃不成军。

枕边的白玉兰，兀自飘香。

五

也许因为终身没嫁，也许因为守身如玉，大姨妈体态少女一般，轻盈苗条。可她的腰直不起来，走路时微弯，仿佛为了平衡，双手在身后两边摆着，脚步明显拖沓沉重。她没有自己的子女，却有很多侄子女，放假了，都回到乡下探望她，她非常高兴，单薄的身体转来转去，脸上露出少女般羞涩的笑容，尖细的声音异常欢快。这样的时间其实很少，后生们来去匆匆，将这样的探访视为度假，慰问的话也千篇一

律，看过，说过，各自散去。这时候，大姨妈的笑容仍凝固在脸上，可分明透着十分落寞。

再回乡下，女儿已能说会走，乡舍新鲜，大一岁的小表哥和她，把村人的鸡们追得屁滚尿流，我百般劝阻，大姨妈却大声鼓励，玩吧玩吧，玩够了杀鸡给你们吃。后园几颗石榴树果子结得星星一般，兄妹俩一人一竹篙，死命拍打果子。我恼了，婆婆也看不过，大姨妈却母鸡护小鸡，把我们挡在园外，关上门任他们胡闹。再进园内，一地树叶和破裂的青果子，大姨妈毫不在乎，笑嘻嘻说明年再长。

我无法回答她“几时生个仔”的询问，虽然答案明摆着。她就一再重复问，并说多个孩子多个福，家里热闹。我说再生要丢饭碗的。她咬着我耳朵笑道，不怕，姨妈有钱。我突觉好笑，我生个仔与你有何相干？你的钱又和我有何相干？复又心酸，她纵容孙辈们胡闹，仅仅因为老年人的慈爱吗？我知道，她渴望一个家。她的家在哪里？那个属于她的家，应该有小孩的哭闹，有女人毫不害羞的袒胸露臂，有男人抽吸水烟的呼噜，甚至，还有男人女人床头打架床尾和的调情，凌乱的，破烂的，肮脏的，都不要紧，因为是她的。可是她没有，这一切与她无关，她一个人整齐娴静，静得发慌，静得混淆白天黑夜，静得一根针掉下也把猫儿吓得一跳。猫仔太寂寞了，上屋顶勾引邻家猫女，把大姨妈独个儿撒在园子。

她把月饼、龙眼、石榴摆在月光下，她偏爱石榴，但不吃，说酸。每年果子，都托人送来。这种果子圆溜溜红艳艳，掰开外壳，里面一颗颗晶莹透亮的果肉，密密麻麻挤着挨着，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。吃过石榴，确实酸，电话